

为先生立传 意在同行

民国风度②

从玉华 陈卓/主编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举手投足，为文行事，一点沉思，一件琐事，
只言片语，每一个细微处，都昭示着风骨、格调、风范、品味。

让我们在丰沛充盈的生命之树下与他们相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为先生立传 意在同行

民国风度

2

从玉华 陈卓/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风度 . 2 / 从玉华, 陈卓主编.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
ISBN 978-7-5502-8880-5

I. ①民… II. ①从… ②陈…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2752 号

民国风度 2

主 编: 从玉华 陈 卓
总 策 划: 苏 元
责任编辑: 李 伟
特约编辑: 刘 滕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710mm×1000mm 1/16 16 印张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8880-5
定价: 36.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243832

序言

寻找 33 位平凡而高贵的灵魂

这几年，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得了典型的“上帝死了”的精神“空心病”。我不停地“买买买”，蜈蚣手一般，剃也剃不掉；长跑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宗教，可跑道上我找不到自己的灵魂。

我焦虑这个时代变得太快。纸媒脚下的土松动、坍塌。自媒体、写稿的机器人、沉浸式 VR 报道、大数据、直播，把报业逼进了“PM2.5 值最高的雾霾”里，大家都在样子笨拙地转型。

这种不可言说的苦闷、对浮躁社会的绝望，几乎成了“中国式”精神贵族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极了那个卷在粪球里的屎壳郎，透过粪球的小孔看世界。

我想寻找更多的东西。

2011 年的那个冬天，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故去 6 年的老人——徐雪寒。

徐雪寒是谁？99% 的中国人不知道。在一个纪念会上，吴敬琏扬着白眉毛，没有稿件，讲了很多徐雪寒的故事，弄得有人退场抹泪。

我着了魔般，下定决心要寻找这个一生入狱 26 年、与顾准相提并论、“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的人。

他女儿一口回绝了我。她说，对记者没有“信心”，再说她父亲非常低调，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角儿”，大家忘就忘了他吧。

最后我写了职业生涯里最长的采访提纲，说服了她。在一间黑

乎乎的茶馆，她很克制地讲了很多往事，好几次，她眼泪在眼眶里打滚，却忍着没掉下来。

后来，采访跟随了徐老 10 年的司机，他跟我学徐老最后几年，围着围嘴吃饭，掉了米粒，还颤巍巍地捡起来吃的样子。还有徐老看不惯腐败问题，气得用拐杖直戳地的样子。

好几个冬天的早上，我都在这段寻找的路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鲁志强的办公室出来时，我的“船舱”已经装满了“大鱼”，我像个富足的船长。他的语言像诗歌一样美，他不愿用雪花形容徐雪寒，“雪花太脆弱！”他感慨，“徐老，不是‘雪’寒，是‘命’寒！徐雪寒自己就是人生。”

从鲁志强办公室出来，我很激动地在寒风里给编辑打电话，编辑说：“你可以动笔了。”我说：“不，我还要继续寻找！”

有时看到路边晒太阳的老人，我在想，徐雪寒比他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又去了好几趟社科院经济所，听老人讲徐雪寒。

一个多月来，我似乎找到了徐雪寒，似乎又还没找到。但不可否认，我很“享受”这种寻找的感觉，如果没有截稿日，我相信还会寻找下去。找到最后，我都不确定我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寻找被这个时代“弄丢”的某种东西。

如今，只要下雪了，我就会想起徐雪寒。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更是个形容词，比如努力“活得比徐雪寒还徐雪寒”。

2015 年，我又踏上了一段寻找的路，寻找“比院士还院士”的 99 岁的李佩。

那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她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人生湍流，中年丧夫，老年丧女，却从不慌张，“从没有私人的事”。

记得第一次和华罗庚的儿子华光先生一起去拜访李佩，我向老人提了一个问题：“您孤独吗？您有什么力量能扛下这么多事儿？”

两个小时采访出来后，华光很生气，认为我这个问题冒犯了

老人。

我不想把李佩写成“像土星一般拖着漂亮光环”的典型人物。我只想知道一个普通女人怎样能扛着那么多事，我内心的空洞，为什么她没有；这个“时代病”，为什么她没有。

李佩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年事。”她也没有“崇高的理想”，“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一个连死亡都不惧怕的老人还惧怕一个小记者问她“孤不孤独”？

“孤独病”这样的社会大问题，一两句就被她化解了。

寻找徐雪寒、李佩成了我抵抗“空心化”时代病的良药。

杨绛走的那天，我的同事黄昉萁用“旧时代的新人，新时代的旧人”的角度，写出了她理解的杨绛，与微信里分分钟10万+《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文风，大相径庭。此前，她买来《杨绛全集》，细读里面的每一个字。我猜想，也许杨绛能让住在三里屯繁华之地的她安静下来。

我还记得我的同事踩着大雪去探望“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许良英；给“布鞋院士”李小文写万言书信，说服他接受采访；到清华大学寻找骑着自行车的潘际銮……也许，大家都在寻找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今年，我们把33位大先生的采访文字辑录成书。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人生旋涡、风云际会却依然“真着”“疯着”“傻着”“不慌不忙着”“要眇宜修着”……

“以逆境为园林，以群魔为法侣”的叶嘉莹、自比“瘦骆驼的水囊”的来新夏、自称“一生都是跑龙套”的徐雪寒、“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生命从百岁开始”的杨敬年、“比中华民国还年长100天”的杨绛……或铮铮铁骨，或弱德之美，或徐徐从容，他们各有各的风流！

杜涌涛在《民国风度》序里写道：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

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这本《民国风度 2》收录的 33 位大先生，多数要晚于《民国风度》里的人物，但他们的风骨一脉相承。他们有的今天还健在，多数已经故去。有的采访时音容笑貌尚在眼前，此书付梓时却驾鹤仙去。

报纸是易碎品，新闻的生命只有 24 小时，但这 33 位大先生的故事一定能打破新闻的铁律，流传更久、更远。

感谢青豆书坊让这 33 段寻找之旅，汇成终点，呈给读者。希望更多拥有“自由灵魂”的当代人能感应到他们。

从玉华

2016 年 12 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寻找 33 位平凡而高贵的灵魂

第一篇 历尽沧桑依旧从容

杨 绛：旧时代的新人 新时代的旧人 / 3

徐雪寒：甘愿跑龙套的老派共产党员 / 9

李 佩：坚强源自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 / 21

谢家麟：“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 / 33

李平沅：留在第 661 页的遗憾 / 39

保育钧：“大炮”响了四十年 / 44

第二篇 纯净人生纤尘不染

叶嘉莹：一生都与诗词“恋爱”的美丽女人 / 53

来新夏：91 岁始挂笔 / 59

杨敬年：百岁“00 后” / 64

李小文：踢开学术浮华的“布鞋院士” / 71

葛存壮：爱演大反派的老戏痴 / 77

谷超豪：吾以诗心待数学 / 81

赵慕鹤：102 岁的青春模范 / 84

第三篇 风骨铮铮舍我其谁

- 鲁 迅：好看又好玩的大先生 / 93
- 许良英：像爱因斯坦那样，永不沉默 / 106
- 梁漱溟：不得不怀念时，才想起了他 / 112
- 刘起鈇：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 / 119
- 马小平：孤独的人文教育者 / 125
- 孙 翔：21年后才得到了悼念 / 137
- 刘兴诗：用科幻干预现实 / 145

第四篇 专业操守极简至美

- 于是之：茶馆还在，他却永远离开了 / 153
- 侯仁之：把 102 年的人生绘在地图上 / 157
- 潘际銮：不愿被异化的老派院士 / 163
- 罗哲文：一生奔波在保护“古建”的征途上 / 169
- 胡佩兰：固守医道的老式大夫 / 175
- 杜道生：活在孔子时代的现代老叟 / 181
- 叶笃正：擅长绝路逢生的“老气象” / 186





第五篇 情至深处心怀家国

胡适之：一座墓碑，无尽甘苦 / 193

梁思礼：饮冰室飘出传奇乐章 / 204

陈祖德：围棋大师的最后落子 / 210

罗国杰：他用一生“正人心” / 216

杜润生：绕着绕着就破了局 / 222

郑献徵：他修的堰渠成了传奇 / 231

历尽沧桑依旧从容

杨 绛：旧时代的新人 新时代的旧人

徐雪寒：甘愿跑龙套的老派共产党员

李 佩：坚强源自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

谢家麟：“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

李平沅：留在第 661 页的遗憾

保育钧：“大炮”响了四十年

杨 绛 (1911—2016)

在百岁之际写下的散文集里，她说，自己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杨 绛

旧时代的新人 新时代的旧人

杨绛最后一组散文发表于2013年10月15日，题目叫《忆孩时》。

她跨越百年的人生远比网络上流传的“鸡汤文”更丰富厚实。她出生在清宣统三年，不仅见过北京大街上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举着小旗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劳工神圣！”“恋爱自由！”也熟悉张勋复辟时空旷的北京街道，以及如何在那噼噼啪啪的枪响中弯腰奔跑。少年时，她见过苏州杨宅前前后后的电灯同时点亮，又霎时变暗的情景；二战后，她见过父亲生前心爱的竹根雕陈抟老祖像被陈列在上海霞飞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

此后的人生中，她还经历了解放军进城、新中国成立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当硝烟散尽，她的作品重新出现在书店热销榜上的时候，读者已经把她视为旧时代大家闺秀的代表，钱锺书先生的夫人。

最初，籍贯江苏无锡的北京小姐杨季康是一个再新潮不过的女性。她生于清末。她常自豪地对人说：“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 100 天！”1912 年 7 月 17 日，她的父亲、同盟会成员杨荫杭为女儿庆祝一周岁生日，认定“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因此杨绛的生日从来都只过阳历。

从小她就是个调皮的女孩，读的是“文白掺杂”的课本，在天主教会办的洋学堂里“掐琴”、跳绳、拍皮球，甚至装睡偷看修女嬷嬷头上戴几顶帽子。回老家无锡时，她的一身装扮引发当地的老少妇女涌上大街围观，乡亲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点来看啦！梳则辫子促则腰裙啦！”（无锡土话：“快来看哦！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

长大后，与同时代的女性不同，她自己选择了职业与丈夫。

她始终与旧式妇女的柔顺挨不着边。上海沦陷时，杨绛经济困顿。但她宁愿当个代课的小学老师，也不愿应恩师的邀请去当中学校长。

她从来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点终身未改。

2013 年出版的《杨绛全集》中收录了她的三封信，都写于 2001 年。一封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声明她和钱锺书不愿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封信写给文联领导，表示钱锺书不愿当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她也不愿违背其遗愿给文联的“豪华纪念册”提供十寸照片；最后一封信写给《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作者汤晏，在信中，杨绛表达了他观点的不赞同：“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 mother tongue，他不愿意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杨绛一辈子没用文言文跟人通过信，毛笔字写得也很“笨滞”。要说她文字里为什么没有人们熟悉的“现代气息”，杨绛觉得，“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

这样一个新式的杨绛，偏偏遇到了旧式大家庭里出来的钱锺书，一个分不清左脚右脚、兴起时会抓起毛笔往她脸上画大花猫的读书人。后来她曾经想过，要是按照钱家的规矩包办婚姻，她公公一准会给这个“痴气”的儿子找个严厉的媳妇，把他管得老老实实。

但她只想维持住丈夫的“痴气”。生孩子住院时，钱锺书常常苦着脸来汇报“我做坏事了”，有时候打翻了墨水瓶，有时候砸了台灯，有时候不小心拔下了门轴上的门球，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修。”

晚年，她不止一次告诉别人：“钱锺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上海沦陷时，为了让丈夫安心写《围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烧饭洗衣的担子，常常被煤烟熏成花脸，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她曾被叫去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盘问，出门还不忘带一卷《杜诗镜铨》。日本人见到她，先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

2012年在北京家中。书架上摆着钱锺书和女儿钱媛的照片



她后来说，钱锺书虽然爱学问，但也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拿来做学问。“他的志向虽然不大，却也不小了。”

她说，支撑她驱散恐惧，走过艰难困顿的，是对文化的信仰。

在日据时期，她相信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一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不相信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会被暴力毁于一旦。96岁的杨绛在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写道：“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于是她在乱世里把自己管辖的厕所打扫得纤尘不染，也有人回忆说，一次批斗会上，面对造反派的战斗檄文，其他批斗对象都低头认罪，杨绛居然红着脸、抬起头说：“事实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她被剃了个“阴阳头”。钱锺书着急地问怎么办？

“总有办法。”她连夜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

“‘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伤痕文学作家都在写他们怎么受苦，她就在受苦的过程中写到了怎么看那些人在不得不作态的情况下对他们提供的那一点点人性的温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如是说。他注意到，在杨绛笔下，许多被视为“祸端”的年轻人，到底也只是大浪潮下被革命激情裹挟的“披着狼皮的羊”。她在散文中感激这些“羊”替他们老夫妇打掩护，帮她更快地完成了《堂吉珂德》的翻译。

她说：“世态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当一个更热闹的时代来到杨绛身边时，满世界年轻人已经很少



20世纪80年代杨绛和钱锺书在家中阳台的合影

再能辨识出她的“新潮”了。

钱锺书去世后，她在家中著书、译书，并整理丈夫的遗作。人们赞叹她淡泊名利，竟不愿领导来拜访；大书特书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没有装修，只有白墙与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锺书在世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人们更惊讶于她竟将稿费全都捐给清华“好读书”奖学金，支持家境困难的大学继续学习。

在百岁之际写下的散文集里，她说，自己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人生的最后几年，杨绛回顾自己的作品，很奇怪，自己在散文中回忆过父亲，回忆过姑母，怎么没有回忆过母亲呢？母亲忠厚老实，一点儿也不敏捷，就算有人欺负她，她往往要好一阵才明白过来：“哦，他（或她）在笑我。”妈妈爱读小说，新小说旧小说都看，有时看得痴痴地笑。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